

# 溫飛卿〈菩薩蠻〉詞張惠言說試疏

張 以 仁

## 一

溫飛卿〈菩薩蠻〉詞十四首，清代學者張惠言以「感士不遇」說之，謂其有寄託，後世學界頗有不以為然者。張氏之說，見於所編注《詞選》一書，凡十一條。學者每截取其中片斷以為議論，罕作整體之闡述探討，不免有誤解臆測斷章取義之嫌。甚者或多方譏誚，或張皇舊說，人云亦云，吠聲吠影者亦自有之，能舉證緣實以求者百不得一。本文因擬就一己所知，針對臬文意見，試作疏解，庶免虛妄之病，亦所以就正於方家大雅也。

## 二

首先逐錄飛卿〈菩薩蠻〉十四詞及張惠言意見，以便檢按。張氏意見，注於一、二、三、五、六、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十一詞下：

(一)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張氏注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此章從夢曉後領起，『懶起』二字，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sup>①</sup>

<sup>①</sup> 此據嘉慶八年揚州阮氏琅嬛館刊版影本。

(二) 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

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張氏注云：「『夢』字提；『江上』以下，略敘夢境。『人勝』參差，『玉釵』香隔，言夢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煙』是關絡。」<sup>②</sup>

(三) 蕊黃無限當山額，宿妝隱笑紗窗隔。相見牡丹時，暫來還別離。

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舞。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

張氏注云：「提起；以下三章，本入夢之情。」

(四) 翠翹金縷雙鸞鵲，水紋細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紅滿枝。

繡衫遮笑靨，煙草黏飛蝶。青瑣對芳菲，玉關音信稀。

(五) 杏花含露團香雪，綠楊陌上多離別。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

玉鈎褰翠幕，妝淺舊眉薄。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

張氏注云：「結。」

(六)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嫵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

畫羅金翡翠，香燭銷成淚。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

張氏注云：「『玉樓明月長相憶』，又提。『柳絲嫵娜』，送君之時，故『江上柳如煙』，夢中情境亦爾。七章『闌外垂絲柳』，八章『綠楊滿院』，九章『楊柳色依依』，十章『楊柳又如絲』，皆本此『柳絲嫵娜』言之，明相憶之久也。」

(七) 鳳凰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明鏡照新妝，鬢輕雙臉長。

畫樓相望久，闌外垂絲柳。音信不歸來，社前雙燕回。

(八) 牡丹花謝鶯聲歇，綠楊滿院中庭月。相憶夢難成，背窗燈半明。

翠鈿金壓臉，寂寞香闥掩。人遠淚闌干，燕飛春又殘。

<sup>②</sup> 此條舊刻於「夢字提」下、「言夢亦不得到也」下各空一格，判分要點。今以「；」號識之。以下諸條同。

張氏注云：「『相憶夢難成』，正是『殘夢迷』情事。」

(九) 滿宮明月梨花白，故人萬里關山隔。金雁一雙飛，淚痕霑繡衣。  
小園芳草綠，家住越溪曲。楊柳色依依，燕歸君不歸。

(十) 寶函鈿雀金鸂鶒，沉香閣上吳山碧。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  
畫樓音信斷，芳草江南岸。鸂鶒與花枝，此情誰得知。

張氏注云：「『鸂鶒』二句，結。與『心事竟誰知』相應。」

(十一)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  
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倚門。

張氏注云：「此下乃敘夢。此章言黃昏。」

(十二) 夜來皓月纔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煙長，臥時留薄妝。  
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花露月明殘，錦衾知曉寒。

張氏注云：「此自臥時至曉，所謂『相憶夢難成』也。」

(十三) 雨晴夜合玲瓏日，萬枝香嬾紅絲拂。閒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  
繡簾垂暝縠，眉黛遠山綠。春水渡溪橋，凭闌魂欲消。

張氏注云：「此章正寫夢。垂簾、凭闌，皆夢中情事，正應『人勝參差』三句。」

(十四) 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妝，綠檀金鳳凰。  
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張氏注云：「此言夢醒。『春恨正關情』，與五章『春夢正關情』，相對雙鎖；『青瑣』、『金堂』、『故國』、『吳宮』，略露寓意。」

### 三

最早對十四詞是否聯章提出懷疑意見以駁斥張氏之說者，似為《栩莊

漫記》，《漫記》云：③

溫尉〈菩薩蠻〉十四首，中多綺艷之句，信爲名作。特當日所進爲二十章，今已缺數首。此十四闕是否卽爲當日進呈之詞，抑爲平日雜作，均不可考。觀其詞意，亦不相貫。而張氏謂「彷彿〈長門賦〉「節節逆敘」，嘗就所評研索再四，無論以順序逆敘推求，正復多所抵牾也。

飛卿代令狐綯作〈菩薩蠻〉二十首以獻宣王一事，詳拙作〈溫飛卿詞舊注商榷續〉一文十四之一條，④此處不贅。《栩莊》之說，主要在於今存十四詞，無論依張惠言「節節逆敘」之說與否，詞意皆不相貫。爾後學者多從其意，而以蕭繼宗氏尤能正面發揮其說。蕭氏云：

〈菩薩蠻〉十四首，未必飛卿一時之作，不過以同調相從，彙結於此，實無次第關連。且飛卿此調，未必止於十四，趙氏亦止就存者編錄耳。而張臬文以「聯章詩」眼光，勉強鉤合，若自成首尾者。繪影繪聲，加枝添葉，一若飛卿身上之三尸蟲，能爲作者說明心曲，而又不敢真正明說，可笑孰甚！海綸之說夢窗，同一伎倆，誤人實甚，故不惜辭而闢之。⑤

《栩莊》與蕭氏之說，比照之下，其承應關係，非常清楚。而十四詞詞意之不相串連，實爲二人意見之核心。今針對此一重點，予以探討。爲求省便清晰，乃不忌重沓，再逐項分錄張氏之說以申論之。

張氏於首詞下云：

③ 《栩莊漫記》一書無由得見，此轉錄自李冰若《花間集評註》頁12-13，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10月初版。或謂《漫記》卽冰若所作。見拙作〈溫飛卿詞舊說商榷〉（下文或簡稱〈商榷〉）一文註②。該文發表於《臺大中文學報》第三期，1989年12月。

④ 拙文發表於《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創刊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1991年3月。下文或簡稱〈商榷續〉或〈續〉。

⑤ 見蕭繼宗評點校註《花間集》頁25，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元月初版。

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此章從夢曉後領起。「懶起」二字，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

試釋臬文此意，可以看出下列數端：

(一)「感士不遇」，即士不遇而興感之意。爲十四詞之主旨。此十四詞，表面寫一失戀女子，實則即寫不遇文人，亦即溫氏自發之怨艾。<sup>⑥</sup>飛卿才高志大，然屢試不第，仕途坎坷，命運乖舛，平生屢遭不幸且多見不平，自不免怨恨悲憤。此類感慨，在其詩中固比比皆是，<sup>⑦</sup>詞作中亦同樣出現，實不足怪異。

(二)十四詞各守其分，猶篇之有章節，綜爲一體，是謂「篇法」。各章（即各首）之安排，有如司馬相如之〈長門賦〉。〈長門賦〉託意於佳人之口，寫陳皇后失寵之心情，漫漫長夜之難度，悠悠此心之誰屬？其中悲傷、憂怨、思念、企盼、期待、憧憬、自矢自憐、希望失望……諸般感情充溢，而以宮中之生活環境緯織之，欲博君王矜憐愛惜也。其中多寫綺羅帷幔，蘭桂亭臺、鸞鳳孔雀、明月黃昏。最後以漫漫長夜鬱鬱情懷，襯托其待曉之意思君之情爲結。此十四章所寫，實多有與該賦類似之處，故云「篇法彷彿〈長門賦〉」也。

(三)此章寫一佳人曉夢新覺梳洗妝扮之過程，其中「懶起」二字，臬文謂「含後文情事」，實暗示飛卿心灰意冷之情，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云：

<sup>⑥</sup> 參拙作〈溫飛卿詞舊說商榷續〉一文十四之一條。

<sup>⑦</sup> 如〈懊惱曲〉、〈寓懷〉、〈古意〉、〈中書令裴公挽歌詞〉二首、〈唐莊恪太子挽歌詞〉二首、〈太子西池〉二首、〈過西堡塞北〉、〈贈蜀府將〉、〈郊居秋日有懷〉、〈投翰林蕭舍人〉、〈春日偶作〉、〈題裴晉公林亭〉、〈車駕西遊因而有作〉、〈蔡中郎墳〉、〈彈箏人〉、〈觀蘭作〉、〈過陳琳墓〉、〈博山〉、〈醉歌〉、〈江南曲〉、〈經李徵君故里〉……等數十首詩。

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陳氏爲常州派健將，理念與臬文一致，自能接受並可體認臬文寓意之說。臬文下續云：

「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

暗示欲返其初服，亦即不復求仕進，而實有無限自憐自惜自矜自許之情。是以擬之靈均江離香芷蕙茝菱荷也。此蓋飛卿作詞時心聲基調，呈現於首章，表示往事如夢，而今夢覺。以下諸章則多寫夢境，縷陳舊恨，故臬文云「節節逆敘」也。

總之，臬文此注，開宗明義，從主旨、篇法、以及諸章結體之方式、進行之步驟、首尾之呼應，無不涵括。聊聊數語，營經佈緯，綱舉目張，的是精警之至。乃《栩莊》評此詞云：

統觀全詞意，諛之則爲盛年獨處，顧影自憐。抑之則侈陳服飾，搔首弄姿。「初服之意」，蒙所不解。

《栩莊》既欲蹤跡臬文意，然竟膚觀飛卿詞以謾詆之，失其綱而亂其目，本不立故道不生，自捫耳目，乃謂不解臬文邪？

張氏於第二章云：

「夢」字提；「江上」以下，略敘夢境。「人勝」參差，「玉釵」香隔，言夢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煙」是關絡。

「提」謂提綱，猶前注之「領起」。臬文以此「夢」字鎖緊一、二兩章之關係，亦聯繫全篇關鍵詞之一。另一關鍵詞即「柳」，詳第六首臬文之注。蓋「柳」象徵別離，又係離別時實景，故經常出現於以後諸章，此爲首見，是以臬文云：「『江上柳如煙』是關絡」。「關絡」亦即余所謂「關鍵詞」。又揆臬文之意，「人勝參差」，似暗示人事關係之不齊。「玉釵香隔」，似暗示雙方情感之有隙。實境如此，夢中如此，夢中亦無

法彌補此一缺憾，故云：「言夢亦不得到也」。飛卿之夢，是學而優則仕之夢，是懷才求遇之夢，是飛黃騰達之夢。飛卿詩〈車駕西遊因而有作〉云：「誰將詞賦陪雕輦，寂寞相如臥茂林」，又〈蔡中郎墳〉云：「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又〈題西明寺僧院〉云：「自知終有張華識，不向滄洲理釣絲」，又〈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云：「知有杏園無路入，馬前惆悵滿枝紅」。求仕求遇之情，幾成心癮，故在在流露，無時或已也。然終「不得到」。「不得到」，謂不得躋身金堂玉闕也。此意臬文後注另有交代。至於此處寫佳人服飾姿容之美，則純屬表象。臬文但闡析內涵，緊扣要點，不欲辭費。《栩莊》不解其意，多所譏誚，謂此詞下闕云：

下闕又雕績滿眼，羌無情趣。即謂夢境有柳煙殘月之中，美人盛服之幻，而四句晦澀已甚，韋相便無此種笨筆也。

不知四句但從表面觀之，其佳勝處亦遠非他家能及。拙文〈溫飛卿詞舊說商榷〉曾云：⑧

下闕寫人，妙在只間接烘托，決不直接描狀，專從衣物首飾上著色落筆，捕捉其特點，或濃染之，或細勾之，或圖其貌，或傳其神，而人之容色、氣味、姿態，無不一一襯托而出，此畫家圖雲狀水之法也。又妙在亦不直接寫衣飾，而出之以「藕絲秋色」、「香紅」、「風」等詞彙，虛中著虛，而人物竟凸顯其中，有如電影之近鏡頭，款款行來，活色生香婀娜有致一美人也。

此種情景，疑幻疑真，以夢境出之，尤能傳神。安得以「晦澀」「笨筆」，肆為譏刺？《栩莊》蓋囿於臬文之說，自陷泥淖，豈可歸咎於飛卿？

張氏於第三章云：

⑧ 見該文「二之一」條。

提起；以下三章，本入夢之情。

又於第五章云：

結。

按此兩注，謂自第三章以至第五章皆寫「入夢之情」，故於第五章注一「結」字，與第三章「提起」相呼應，意謂「入夢之情」，自三章「提起」，至五章而「結」，是此三詞自成段落也。

所謂「入夢之情」，應含舊日歡聚之懷念，與爾後離別之相思。三詞內容，無不交織此兩種情感。第五章下片之末云：「春夢正關情」，以「關」字聯繫「夢」與「情」兩概念，應是其說之最佳依據。再深一層看，在臬文理念之中，此兩種情感，實即寄寓飛卿對舊日皇室關係之懷念，與平生科場宦途失意不遇之感慨。「金堂」自來即為飛卿追求嚮往之境，故臬文於十三章「閒夢憶金堂」注云：「此正寫夢」也。

臬文之說，雖不免簡略，然大綱既舉，網絡可循。何以栩莊等輩「研索再四」，竟無法理其端緒邪？吾所以謂其「自捫耳目」也。

張氏於第六章云：

「玉樓明月長相憶」，又提。「柳絲裊娜」，送君之時，故「江上柳如煙」，夢中情境亦爾。七章「闌外垂絲柳」、八章「綠楊滿院」、九章「楊柳色依依」、十章「楊柳又如絲」，皆本此「柳絲裊娜」言之，明相憶之久也。

又於第八章云：

「相憶夢難成」，正是「殘夢迷」情事。

又於第十章云：

「鸞鏡」二句，結。與「心事竟誰知」相應。

按第六章臬文云：「『玉樓明月長相憶』，又提。」第十章云：「『鸞



鏡』二句，結。」一「提」一「結」，是此五詞又成一段落。五詞皆寫相思之情，然重點尤在「期盼」上，故臬文注曰：「又提」，上與第三章之「提」——重點在懷往相思之情——相承應也；第六章已指出該詞之「柳」與此組七、八、九、十諸章之關係，第八章又特為指出「相憶夢難成」與第六章之「綠窗殘夢迷」情事相同，強調五詞之緊密組合，其意甚明。且諸章之「柳」，又遙與第二章相呼應，而於第二章特別說明「『江上柳如煙』是關絡」；第十章之末二句「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復遙繫第三章之「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而於第十章特別說明與之相應，適此組詞首闕（即第六章）又有「玉樓明月長相憶」句，是臬文不僅仔細分析各章間之關係，亦未忽略各段落間之聯繫，其匠心巧思，深細周密如此，而措語又復精簡如此，錘煉功深，謂之名師大匠之藝業可也。

又前文論及臬文所舉關鍵詞，「柳」是其一。於第六章之注，可詳其牽縮作用。而第十章「楊柳又如絲」下，《白雨齋詞平》云：「只一『又』字，有多少眼淚。」與臬文第六章注「明相憶之久也」，有唱和之妙。實則此組第八章「燕飛春又殘」，首出「又」字，其所含纏綿情意，實與第十章相掎，而復互為呼應。《白雨齋》但循臬文舊徑以遊，而輕忽飛卿其他勝境，殊可惜也。拙文〈商榷續〉八之三「燕飛春又殘」條有說可參，此處不贅。

張氏於第十一章云：

此下乃敘夢。此章言黃昏。

又於第十二章云：

此自臥時至曉，所謂「相憶夢難成」也。

又於第十三章云：

此章正寫夢，垂簾、凭闌，皆夢中情事，正應「人勝參差」三句。

又於末章云：

此言夢醒。「春恨正關情」，與五章「春夢正關情」，相對雙鎖；  
「青瑣」、「金堂」、「故國」、「吳宮」，略露寓意。

此四詞又爲一段落，敍入夢之過程。從黃昏企盼之無奈，至午夜懷往以自惜等夢前情境、心態之抒寫，至十三章則正寫夢境：「閒夢憶金堂」，著一「憶」字，空憶金堂而不得至，即第二章臬文所謂「言夢亦不得到也」。春水溪橋，其人阻隔。遠山眉黛，閨人空盼，即第二章臬文所謂「人勝參差，玉釵相隔」也。夢魂無翅，欲追乏力，此所以「凭闌」而「魂欲消」矣。十四章則言夢醒，臬文云：「『春恨正關情』與五章『春夢正關情』相對雙鎖。」所謂「相對」，指化「夢」爲「恨」，所謂「雙鎖」，指彼此之緊密關係。往事如春夢，然春夢無痕，此則傷痛俱在，無法淡忘，亦無能排遣，其化而爲恨，正是相思之切，期盼之深，失望之重所蓄積堆壓而成者。緊扣首章夢覺後懶於畫眉，欲返初服之哀怨心緒。首尾相應，環連璧合。

#### 四

大體言之，臬文之說，措語雖嫌簡略，闡述或欠周致，然樞要已得，楨榦俱在矣。惜枝葉之剪裁，未遑顧及，而周介存、陳廷焯輩，雖張皇其說，亦罕爲之增飾說明。是以後人如栩莊等，逐字句以驗之，又時忽略其主旨，乃不免處處扞格，非盡臬文之過也。若蕭繼宗氏，繼踵栩莊，侈其譏諷，斥臬文之說爲「夢囈」（見所著評點校注《花間集》第一首下），譏之爲「盲目」（第二首下）、「癡人」（第十三首下），曾未細作研究，乃以其說爲「閃爍其詞，伎倆可憎。」（第十四首下），盲從而浮夸，尤爲過當。夫臬文之說，簡略則有之，然決無故弄玄虛處，前文疏解可證，後人不得因一己之粗疏而騰其口說也。

然定位既殊，則毫厘千里。《栩莊》屢譏飛卿此十四詞，或曰「雕鏤太過」（第一首），或曰「羌無情趣」、「晦澀已甚」（第二首）。或曰「浪費麗字，轉成贅疣」（第三首）。甚至譏其「才儉」「俗劣」「點金成鐵」（第七首）、「有佳句而無章」（第十四首）等等。蕭氏時亦唱和之，謂「《漫記》云云，誠非苛責」（第七首），恨飛卿詞「水清無魚」（第三首），「辭餘於情」（第四首）；以第五首之「妝淺舊眉薄」，「舊眉」二字不佳，疑其或有異文，否則飛卿不免「貧於一字」矣，第十三首爲全篇之核心所在，蕭氏乃以爲「平平」，無可說者。凡此皆過分鄙棄臬文之說，誤導定位有以致之，余〈商榷〉及〈商榷續〉二文多有討論可參。

余於臬文之說，亦並非全部肯定。然頗同意其「感士不遇」之主旨，而視十四詞爲聯章體。至於飛卿詞之寄寓方式，則以爲人人可自尋其理以發明之，臬文亦不過一人之言耳。臬文之說，可議者有下列數端：

（一）其說首闕謂返其初服，不復仕進之意。然則飛卿尚何所期待於宣宗邪？

（二）其說出之以逆敘方式，亦可商榷。夫逆敘手法，雖或更能突顯主題，然畢竟有欠堂正。飛卿爲詞，最重層次，佈局井然平正。〈菩薩蠻〉諸詞既上呈御覽，自以順敘手法爲得體。余曾順敘繫聯諸詞題旨，咸能通暢無礙。不若《栩莊》之無所得也。

（三）其說另有生硬欠妥處：如以第一章「照花」四句爲〈離騷〉初服之意，似未慮及「雙雙金鷓鴣」一語之內涵，試問彼雙棲之鳥與「初服」何關？寄寓何事邪？又如以第二章「江上柳如煙」句爲全篇之關絡，夫「柳」猶有可說，「江上」則罕見佐證也。又如以十三章爲正寫夢境，時在白日，十四章夢醒，則在凌晨，二者時間實難啣接。

余嘗另闢蹊徑，突破臬文桎梏，繫聯諸詞，頗有所得，說詳拙作〈商

榘》及《商榘續》二文，其中《續》文十四條之一尤為主要部分。大雅高明，幸詳察之，此不縷述矣。

---

## Chang Hui-yen's Interpretation of Wen Fei-ch'ing's *Pu-sa man* Lyrics

Chang Yi-jen

The theme of unrequited love in the fourteen *P'u-sa man* lyrics (*tz'u*) by Wen Fei-ch'ing had been interpreted by the Ch'ing scholar Chang Hui-yen as an allegory of the frustration of the poet's personal ambition—an interpretation long ridiculed and attacked by later scholars. This paper, however, is in support of Chang's reading.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at Chang's interpretation has shed new light on the stanzaic continuities, the sectional cohesiveness, and the dictional resonances of Wen's *tz'u*.